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八

程朝奉單遇無頭婦　王通判雙雪不明冤

詩云

人命關天地　從來有報施
其間多幻處　造物顯其奇

話說潮廣黃州府有一地方名曰黃圻𡹈最產得好瓜有一老圃以瓜爲業特特手自灌溉愛惜倍至圃中諸瓜獨有一顆結得極大磈壘如斗老圃特意留着待等𠰺熟要獻與豪家做孝順的一日手中持了鋤頭去園中掘菜忽見一个人揜揜縮縮在那瓜地中急趕去看時乃是一个乞丐在那裡偷瓜喫把个

[illegible]狠

籬笆多拕開了、仔細一認、正不見了這顆極大的、已被他打碎、連瓤連子、在那里亂啃、老圃見偏摘掉了加意的東西、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提起手裡鋤頭、照頭一下、却元來不禁打、打得腦漿迸流、死于地下、老圃慌了手脚、忙把鋤頭鋤開一掯地來把屍首埋好、上面將泥鋪平、且喜是个乞丐、並没个親人來做苦主、討命、竟没有人知道罷了、到了明年、其地上瓜愈盛、仍舊一顆獨結得大、足抵得三四个小的、也一般加意愛惜、不肯輕採、偶然縣官衙中有个害熱渴的、想得个大瓜清解、各處買來多不中意、累

那買辦衙役、比較了幾番、衙役急了、四處尋訪、見說老圃瓜地尋有大瓜、遂將錢與買進圃、選擇、果有一瓜、比常瓜大數倍、欣然出了十个瓜的價錢、買了去、送進衙中、衙中人大喜、見這个瓜大得異常、集了衆人共剖、剖將開來、廢水亂流、多嚷道、可惜好大瓜、是爛的了、仔細一看、多把舌頭伸出、半晌縮不進去、你道爲何、元來滿桌多是鮮紅血水、滿身是血腥氣的、衆人大驚、稟知縣令、縣令道、其間必有冤事、遂呼那買辦的來問道、這瓜是那里來的、買辦的道、是一个老圃家裡地上的、縣令道、他怎生法兒、養得這瓜恁

大、與他來我要問他、買辦的不敢稽遲、隨去把个老園與來當面縣令問道、你家的瓜爲何長得這樣大、一園中多是這樣的麼、老園道、其餘多是常瓜、只有這顆不知爲何恁大、縣令道、往年也這樣結一顆兒麼、老園道、去年也結一顆、沒有這樣大、略比常瓜大些、今年這一顆大得古怪、自來不曾見這樣、縣令笑道、此必異種、他的根畢竟不同、快打轎、我親去看、當時擡至老園家中、叫他指示結瓜的處所、縣令教人取鋤頭掘將下去、看他根是怎麼樣的、掘不多深、只見這瓜的根在泥土中、却像纏在一件東西裡頭的、

扒開泥土一看、乃是个死人的口張着、其根就在裡面出、將起來、衆人發聲喊、把鋤頭亂掘、開來一个死屍全見、縣令叫挖開他口中、滿口尚是瓜子、縣令叫把奴僕鎖了、問其死屍之故、老圃賴不得、只得把去年因他偷採瓜喫、誤打死了、埋在地下的事、從實說了、縣令着人看這瓜、這瓜瓤內的多是血水、元來是這个人究竟驗[illegible][illegible]、一將屍奴膏液未散、滋長這一科根苗來、天[illegible][illegible]個中人渴病、揀選大瓜、得露出這一塲人命、乞丐盜賊、生命則同、總是偷竊、不該死罪、也要抵償、把老圃問成毆死人命絞罪、後來死于獄中、可見

人命至重、一个乞丐死了、又沒人知見的、埋在地下、已是一年、又如此結出異樣大瓜來、弄一个明白、正是天理昭彰的所在、而今還有一个因這一件事露、出那一件事來、兩件不明不白的官司、一時斷露、說着也古怪、有詩為證、

從來見說沒頭事、此事沒頭真莫猜、
及至有時該發露、一頭弄出兩頭來、

話說國朝成化年間、直隸徽州府有一个富人、姓程、他那邊土俗、但是有貲財的、就呼為朝奉、蓋宋時有朝奉大夫、就像稱呼富人為員外一般、總是尊他這

不得朝奉擁着巨萬家私、真所謂飽煖生淫慾心裡只喜歡的是女色、見人家婦女生得有些姿容的、就千方百計必要弄他到手纔住、隨你費下幾多東西、他多不吝、只是以成事爲主、所以花費的也不少、上手的也不計其數、自古道天道禍淫、總是這樁貪淫不歇、便有希奇的事體做出來、直教你破家辱身、急忙分辯得來、已喫過大虧了、這是後話、且說徽州府巖子街有一個賣酒的姓李叫做李方哥、有妻陳氏、生得十分嬌媚、丰采動人、程朝奉動了火、終日將買酒爲繇、甜言軟語、哄動他夫妻二人、雖是纏得熟分

了、那陳氏也自正正氣氣、一時也勾搭不上、程朝奉道天下的事、惟有利動人心、這家子是貧難之人、我拚捨着一主財、怕不上我的鈎、私下鑽求不如明買、一日對李方哥道、你一年賣酒得利多少、李方哥道、靠朝奉們照顧、借此度得夫妻兩口便是好了、程朝奉道、有得賺你些麼、李方哥道、若有得一兩二兩贏餘、便也好、若有些做個根本、而今只好綳綳拽拽朝升暮合過日、那得贏餘、程朝奉道、假如有個人幫你十兩五兩銀子做本錢、你心下何如、李方哥道、小人若有得十兩五兩銀子、便多做些好酒起來、開個興頭的槽

坊一年之間度了日還有得多只是沒尋那許多東西就是有人肯借欠下了債要賠利錢不如守此小本經紀罷了朝奉道我看你做人也好假如你有一點好心到我我便與你二三十兩也不打緊李方哥道二三十兩是朝奉的毫毛小人得了却一生一世受用不盡了只是朝奉怎麼肯朝奉道肯到肯只要你好心李方哥道教小人怎麼樣的纔是好心朝奉笑道我喜歡你家裡一件物事是不費你本錢的我借來用用仍舊還你若肯時我即時與你三十兩李方哥道我家裡那里有朝奉用得着的東西況且用

[illegible]
[illegible]
剛下見錢
脚之極

過就還有甚麽不奉承了朝奉却要朝奉許多銀子朝奉笑道只怕你不肯你肯了又怕你妻子不捨得你且兩个去商量一商量我明日將了銀子來與你現成講究今日空口說白話未好就明說出來笑着去了李方哥晚上把這些話與陳氏說道不知是要我家甚麽物件陳氏想一想道你聽他油嘴若是別件動用物事又說道借用就還的随你奢遮寶貝也用不得許多貴錢必是痴心想到我身上來討便宜的說話了你男子漢放些主意出來不要被他騰倒李方哥笑笑道那有此話滿了一日程朝奉果然拿

此人亦自老辣

了一包銀子來對李方哥道銀子已現有在此打點送你的了只看你每意思如何朝奉當面打開包來白燦燦的一大包李方哥見了好不眼熱道朝奉明說是要怎麼小人好如命奉承朝奉道你是個曉事人定要人說个了話你自想家裏是甚東西是我用得着的又這般直錢就是了李方哥道教小人沒想處除了小人夫妻兩口身子外要直上十兩銀子的家伙一件也不曾有朝奉笑道正是身上的那个說是身子外邊的李方哥通紅了臉道朝奉沒正經怎如此取笑朝奉道我不取笑現錢買現貨願者成交

若不肯時也只索罷了我怎好強得你說罷打點袖起銀子了自古道

清酒紅人面　黃金黑世心

李方哥見程朝奉要收拾起銀子便呆着眼不開口儘有些沉吟不舍之意程朝奉蚤已瞧科就中取着三兩多重一錠銀子攛在李方哥袖子裡道且拿着這錠去做樣一樣十錠就是了你自家兩个計較去李方哥半推半就的接了程朝奉正是會家不忙見接了銀子曉得有了機關說道我去去再來討回音李方哥進到內房與妻陳氏說道果然你昨日猜得

不差元來真是此意被我搶白了一頓他沒意思把這一錠子作為陪禮我拿將來了陳氏道你不拿他的便好拿了他的已似有肯意了他如何肯歇這一條心李方哥道我一時沒主意拿了他臨去時就說像得我意十錠也不難我想我與你在此苦掙一年掙不出幾兩銀子來他的意思倒肯在你身上捨主大錢我每不如將計就計哄他與了他些甜頭便起他一主大銀子也不難了也強如一盞半盞的與別人論價錢李方哥說罷就將出這錠銀子放在桌上陳氏拿到手來看一看道你男子漢見了這个東西

就捨得老婆養漢了、李方哥道、不是捨得、難得財主家倒了運來想我們、我們捕忍着一時羞耻、一生受用不盡了、而今總是混帳的世界、我們又不是甚麼閥閱人家、就守着清白、也没人來替你造牌坊、落得和同了些、陳氏道、是倒也是羞人荅荅的、怎好兜他、李方哥道、總是做他的本錢不着、我而今辦着一个東道在房裡、請他晚間來喫酒、我自到外邊那里去避一避、等他來時、只說我偶然出外就來的、先做主人陪他飲酒中間、他自然撩撥你、你看着機會就與他成了事、等得我來時、事已過了、可不是不知不覺

的落得賺了他一主銀子、陳氏道只是有些害羞使不得、李方哥道程朝奉也是一向熟的、有甚麽羞、你只是做主人陪他喫酒、又不要你先去兜他、只看他怎麽樣來、纔回答他、就是也沒甚麽羞處、陳氏見說算來也不打緊的、當下應承了、李方哥一面辦治了東道、走去邀請程朝奉、說道承朝奉不弃、晚間整酒在小房中、特請朝奉一敘、朝奉就來則个、程朝奉見說着了、不勝道果然利動人心、他已商量得情愿了、今晚請我、必然就成事、巴不得天晚、前來赴約、從來好事多磨、程朝奉意氣洋洋、走出街來、只見一般兒

朝奉姓汪的、拉着他水口去看甚麼新來的表子王大捨一把拉了就走、程朝奉推說沒功夫得去、他說有甚麼貴幹、程朝奉心忙裏、一時造不出來、汪朝奉見他沒得說、便道原沒事幹、怎如此推故掯與、不管三七二十一、同了兩三個少年子弟、一推一攘的、牽的去了、到了那里、汪朝奉看得中意、就秤銀子、辦起東道來、在那里入馬、程朝奉心上有事、被帶住了身子、好不耐煩、三杯兩盞、逃了席就走、已有二更天氣、此時李方哥、已此尋个事繇、避在朋友家裏了、沒人、再來相邀的、程朝奉徑自急急忙忙走到李家店中、

見店門不開，心下意會了，進了店，就把門拴着。那店中房子苦不深邃，擡眼望見房中燈燭明亮，酒肴羅列，悄無人聲，走進看時，不見一个人影。忙把桌上火移來一照，大叫一聲不好了，正是

分開八片頂陽骨　傾下一桶雪水來

程朝奉看時，只見滿地多是鮮血，一个沒頭的婦人，淌在血泊裏，不知是甚麼事，蹊驚得牙齒捉對兒厮打，抽身出外，開門便走，到了家裏，只是打顫，蹬跕不定，心頭丕丕的跳，曉得是非要惹到身上，一味惶惑不題。且說李方哥在朋友家裏捱過了更深，料道程

朝奉與妻子事體已完、從容到家、還好趂喫杯兒酒、一步步踱將囬來、只見店門開着、心裡道、那朝奉好不精細、既要私下做事、門也不掩掩着、走到房裡、不見甚麼朝奉、只有个没頭的屍首淌在地下、看看身上衣服、正是妻子、驚得亂跳道、怎的起怎的起、一頭哭、一頭想道、我妻子已是肯的、有甚麼言語冲撞了、便把來殺了、須與他討命去、連忙把家裡收拾乾淨了、鎖上了門、徑奔到程朝奉家敲門、程朝奉不知好歹、聽得是李方哥聲音、正要問他个端的、慌忙開出門來、李方哥一把扭住道、你幹得好事、爲何把我

妻子殺了，程朝奉道，我到你家裡，並不見一人，只見
你妻子已殺倒在地，怎說是我殺了，李方哥道，不是
你是誰，程朝奉道，我心裡愛你的妻子，若是見了，奉
承還恐不及，捨得殺他，你須訪个備細，不要冤我，李
方哥道，好端端兩口住在家裡，是你來起這些根絲，
而今倒把我妻子殺了，還推得那个，和你見官去，好
好道我一个人來，兩下你爭我嚷，天已大明，結扭了
一直到府裡來，叫屈，府裡見是人命事，准了狀，發與
三府王通判審問，這件事，王通判帶了原被兩人，先
到李家店中相驗屍首，相得是个婦人身體，被人用

刀殺死的、現無頭顱、通判着落地方、把屍燒了、帶原
被告到衙門來、先問李方哥的口詞、李方哥道小人
李方、妻陳氏、是開酒店度日的、是這程某看上了小
人妻子、乘小人不在、以買酒爲繇、來強奸他、想是小
人妻子不肯、他就殺死了、通判問程某如何說、程朝
奉道、李方夫妻賣酒、小人是他的熟主顧、李方昨日
來請小人去喫酒、小人因有事去得遲了些、到他家
裡、不見李方、只見他妻子、不知被何人殺死在房、小
人慌忙走了家來、與小人並無相干、通判道他說你
以買酒爲繇、去強奸他、你又說是他請你到家、他既

賠了夫人又折兵

請你是主人了爲何他反不在家這邀是你去強奸是真了程朝奉道委實是他來請小人小人纔去的當面在這里老爺問他他須賴不過李方道請是小人請他的小人未到家他先去強奸殺了人了王通判道既是你請他怎麼你未到家他到先去行奸殺人你其時不來家做主人到在那里去了其間必有隱情取夾棍來每人一夾棍只得多把實情來說了李方哥道其實程某看上了小人妻子許了小人銀兩要與妻子同喫酒小人貪利不合許允請他喫酒是真小人怕礙他眼只得躲過片時後邀到家不想

妻子被他殺死在地他逃在家裡去了程朝奉道小人喜歡他妻子要營勾他是真他已自許允請小人喫酒了小人爲甚麼反要殺他其實到他家時妻子已不知爲何殺死了小人慌了走了回家實與小人無干通判道李方請喫酒實奸是真程某去時必是那婦人推拒一時殺了也是真平白地要謀奸人妻子原不是良人行徑這人命自然是程某抵償了程朝奉道小人不合見了美色輒起貪心是小人的罪了至于人命委是不知不要說他夫婦商同請小人喫酒已是願從的了即使有些勉強也還好慢慢央

得也是

不仁、至下手殺了他、王通判惱他奸淫起禍、那程聰
他辯說、要把他刪个強奸殺人妳罪、却是妳人無頭、
又無行兇器械、成不得招、責了限期、要在程朝奉身
上追那顆頭出來、正是

官法如爐不自繇、這回惹着怎干休、
方知女色真難得、此日何來美婦頭、

辯得又是

程朝奉比過幾限、只沒尋那顆頭處、程朝奉訴道、便
做道是強奸不從、小人殺了、小人藏着那顆頭做甚
麽用、在此挨這樣比較、王通判見他說得有理、也疑
道是或者另有人殺了這婦人、也不可知、且把程朝

[illegible]

秦與李方哥多下在監裡了、便叫拘集一干隣里人等、問他事体根繇、與程某殺人真假。隣里人等多說、他們是主顧家、時常往來的、也未見甚麼奸情事。至于程某是个有身家的人、貪淫的事或者有之、從來也不曾見他做甚麼兇惡歹事過來、人命的事未必是他。通判道、既未必是程某、你地方人必曉得李方家的備細、與誰有仇、那處可疑、該推詳得出來。隣里人等道、李方平日賣酒、也不見有甚麼仇人。他夫妻兩口做人多好、平日與人鬬口的事多沒有的。這黑夜間不知何人所殺、連地方人多沒猜處。通判道、你

信多去外邊訪一訪、衆人領命、正要走出、內中一个老者走上前來稟道、據小人愚見、猜著一个人、未知是否通判道是那个、只因說出這个人來有分交、乞化游僧明投三尺之法、沉埋朽骨趁白十年之冤、

正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老者道、地方上向有一个遠處來的游僧、每夜敲梆高叫求人布施、已一个多月了、自從那夜李家婦人被殺之後、就不聽得他的聲響了、若道是別處去了、怎有這樣恰好的事、况且地方上不曾見有人布施

他的怎肯就去這个事着實可疑通判聞言道殺人作歹正是對僧本等這疑也是有理的只那尋這个游僧處老者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老爺與那程某出來說與他知道他家道殷富要明白這事必然不吝重賞這游僧也去不久不過只在左近地方要訪着他也不難的通判依言獄中帶出程朝奉來把老者之言說與他程朝奉道有此疑端便是小人生路只求老爺與小人做主出个廣捕文書着落幾个應捕四處尋訪小人情愿立个賞票認出謝金就是當下通判差了應捕出來程朝奉托人邀請衆應捕說

話先送了十兩銀子做盤費、又押起三十兩等尋得着這和尚卽時交付、衆應捕應承去了、元來應捕黨與極多、耳目最衆、但是他們上心的事、沒有个訪拿不出的、見程朝奉是可擾之家、又兼有了賞單、怎不出力、不上一年、已訪得這叫夜僧人在寧國府地方乞化、夜夜街上叫了轉來、投在一个古廟裡宿歇、衆應捕帶了一个地方人、認得面貌是眞、正是在巖子鎮叫夜的了、衆應捕商量道、人便是這个人了、不知殺人是他不是他、就是他了、沒个憑據、也不好拿得他、只可智取、算計去尋了一件婦人衣服、把一个少

誘法絕佳不得不露矣

年些的應捕、打扮起來、裝做了婦人模樣、一同衆人去埋伏在一个林子內、是街上回到古廟必經之地、守至更深、果然這僧人叫夜轉來、撞了那正自獨行、林子裡假做了婦人、低聲叫道、和尚還我頭來、初時一聲、那僧人已喫了一驚、立定了脚、昏黑之中、隱隱見是个穿紅的婦人、心上虛怯不過了、只聽得一聲不了、又叫和尚還我頭來、連叫不止、那僧人慌了、顫篤篤的道、頭在你家上三家簷架上、不是休要來纏我、衆人聽罷、情知殺人事已實、胡哨一聲、衆應捕一齊鑽出、把个和尚細綁住了、說道你究何嚴子鎮殺了人、

還躲在這里麼、先是一頓下馬威打軟了、然後解到府裡來、通判問應捕如何拿得着他、應捕把假裝婦人嚇他、他說出真情、才擒住他的、訴禀明白了、帶過僧人來、僧人明知事已露出、混賴不過、只得認道委實殺了婦人是的、通判道、他與你有甚麼冤仇、殺了他、僧人道、並無冤仇、只因那晚叫夜經過這家門首、見店門不關、挨身進去、只指望偷盜些甚麼、不曉得燈燭明亮、有一个美貌的婦人盛裝站立在床邊看見了、不繇得心裡不動火、抱住求奸、他抵死不肯、一（此段傳信墨、神、化、之、）時性起、拔出戒刀來殺了、提了頭就走、走將出來、纔

想道要那頭做甚麼其時把來掛在上三家鋪架上了只是恨他那不肯出了這口氣當時連夜走脫此処而今被拿住是應得償他命的別無他話通判就出票去提那上三家鋪上人來問道和尚招出人頭在鋪架上而今那裏去了鋪上人道當時實有一个人頭掛在架上天明時見了因恐怕經官受累悄悄將來撥上前去十來家趙大門首一顆樹上掛着已後不知怎麼樣了通判差人押了這三家鋪人來提趙大到官趙大道小人那日蚤起果然見樹上掛着一顆人頭心中驚懼恐要首官惹事官司牽累當下

悄地拿到家中埋在後園了、通判道、而今我在那里
麼、趙大道、小人其時就怕後邊或有是非、要留做證
見、埋處把一株小草樹記認着的、怎麼不見在、通判
道、只怕其間有詐僞、須得我親自去取驗、通判即時
打轎、擡到趙大家裡、叫趙大在前引路、引至後園中、
趙大指着一處道、在這底下、通判叫從人掘將下去、
剛鉏得土開、只見一顆人頭、連泥帶土、轂碌碌滾將
出來、衆人發聲喊道、在這里了、通判道、這婦人的屍
首、今日方得完全、從人把泥土拂去、仔細一看、驚道、
可又古怪、這婦人怎生是有髭鬚的、送上通判看時、

濟是誰吃

但見這顆人頭、雙眸緊閉、一口牢關、頸子上也是刀刃之傷、嘴兒邊却有鬍鬚之覆、早難道骷髏能作怪、致令得男女會差池、

王通判驚道、這分明是一个男子的頭、不是那婦人的了、這頭又出只得作怪、其中必有蹺蹊、喝道、把趙大鎖了、尋那兩个狗先前看見銜着人頭、不是婦人的、已自往外跑了、王通判就走出趙大前邊屋裡、叫擡張桌兒做公座坐了、帶那趙大的家屬過來、且問這顆人頭的來歷、趙大妻子一時難以支吾、只得實招

道、十年前趙大曾有个仇人姓馬、被趙大殺了、帶這頭來埋在這里的、通判道、適纔趙大在此、而今躲在那里了、妻子道、他方纔見人頭被掘將出來、曉得事發、他一徑出門、連家裡多不說那里去了、王通判道、立刻的事、他不過走在親眷家裡、料去不遠、快把你家甚麼親眷住止、一一招出來、妻子怕動刑法、只得招道、有个女壻姓江、做府中令史、必是投他去了、通判即時差人押了妻子、竟到這江令史家裡來拿、通判坐在趙大家裡、立等回話、果然

甕中捉鱉、手到拿來、

且說江令史是衙門中人、曉得利害、見丈人趙大、急急忙忙、走到家來、說道是殺人事發、思要藏避、令史恐怕累及身家、不敢應承、勸他往別處逃走、趙大一時未有去向、心裡不決、正躊躇間、公差已押着妻子來要人了、江令史此時火到身上、且自圖滅熄、不好隱瞞、只得付與公差、仍帶到趙大自己家裡來、妻子路上已自對他說道、適纔老爺問時、我已實說了、你也招了罷、免受痛苦、趙大見通判時、果然一口承認、通判問其詳細、趙大道、這姓馬的先與小人有些仇隙、後來在山路中遇着小人、因在那里砍柴、帶得有

知此用意何以早說必得天啟耶

刀在身邊，把他來殺了，恐怕有人認得，一特傳過這事敗露出來，所以旣剝了他的衣服，就割下頭來，藏到宋裡，把衣服燒了，頭埋在園中，後來馬家不見了人，尋問特只見有人說山中有个死屍，因無頭的，不知是不是，不好認得，而今事已經久，連馬家也不提起了，這裡頭的去處，與前日婦人之頭相離有一丈多地，只因有這个頭在地裡，恐怕發露，所以前日埋那婦人頭，特把草樹記認的，因爲暗得遠，有膽氣掘下去，不知爲何一掘到先掘着了，這也是宿世冤業，應得如此，還早知如此，連那婦人的頭也不說了，通判

道、而今婦人的頭畢竟在那里、趙大道、只在那一塊這是記認不差的、通判又帶他到後園再命從人打舊掘處掘下去、果然又掘出一顆頭來、認一認、纔方是婦人的了、通判笑道、一件人命、却問出兩件人命來、莫非天意也、鎖了趙大、帶了兩顆人頭來到府中、出張牌去、喚馬家親人來認、馬家兒子見說、纔曉得父親不見了十年、果是被人殺了、來補狀詞、王通判准了、把兩顆人頭、一顆給與馬家埋葬去、一顆喚李方哥出來認看、果是其妻的了、把叫夜僧與趙大名打三十板、多問成了死罪、程朝奉不合買奸致死人

命問戍徒罪折價納贖李方哥不合賣奸問杖罪的決斷程朝奉出葬埋銀六兩給與李方哥葬那陳氏三家鋪人不合移屍各該問罪因不是這等不得併發趙大人命似乎天意明究非關人事釋罪不究王通判這件事問得清白一時清結了兩件沒頭事申詳上司各各稱獎至今傳爲美談只可咲程朝奉空想一个婦人不得到手枉葬送了他一條性命自己喫了許多驚恐又坐了一年多監費掉了百來兩銀子方得明白有甚便宜處那陳氏立个主意不從夫言也不見得被人殺了至于因此一事那趙大久無

對證的人命一竝發覺越見得天心巧處可見欺心事做不得一些的有詩爲証

冶容誨淫從古語　會見金夫不自主
稱觴已自不有躬　何怪放寵納人侮
彼黠者徒恣強暴　將此頭顱向何許
幽冤鬱積十年餘　彼處有頭欲出土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八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九

贈芝蔴識破假形　擷草藥巧諧真偶

詩曰

萬物皆有情　不論妖與鬼
妙藥可通靈、方信岐黃理、

話說宋乾道年間江西一个官人赴調臨安都下、因到西湖上游玩、獨自一人、各處行走、走得路多了、覺得疲倦、道傍有一民家、門前有幾株大樹、樹傍有石墩可坐、那官人遂坐下少息、望去屋內有一雙鬟女子、明艷動人、官人見了、不覺心神飄蕩、注目而視、那女子也回眸流盼、似有寄情之意、官人眷戀不舍、自

此時時到彼處少坐、那女子是店家賣酒的、就在櫃頭做生意、不避人的、見那官人走來、便含笑相迎、竟以爲常、往來既久、情意綢繆、官人將言語挑動他、女子微有羞澁之態、也不惱怒、只是店在路傍、人眼看見、内有父母、要求諧魚水之歡、終不能勾、但只兩心睠睠而已、官人已得注選、歸期有日、捨那女子不下、特到他家告別、恰好其父出外、女子獨自在店、見說要別、拭淚私語道、自與郎君相見、彼此傾心、欲以身從郎君、父母必然不肯、若私下隨着郎君去了、淫奔之名、又羞耻難當、今就此別去、必致夢寐焦勞、相思

無已、如何是好、那官人深感其意、即央他隣近人、將著厚禮求聘爲婚、那父母見說是江西外郡、如何得肯、那官人只得怏怏而去、自到家收拾赴任、再不能與女子相聞音耗了、隔了五年、又赴京聽調、剛到都下、尋个旅舘歇了、行李即去湖邊尋訪舊游、只見此居已換了別家在內、問著五年前這家、蒞然不知、隣近人也多換過了、沒有認得的、心中悵然不快、回步中途、忽然與那女子相遇、看他年貌、比昔時已長大、更加標致了好些、那官人急忙施禮相揖、女子萬福不迭、口裡道郎君隔濶許久、還記得奴否、那官人道、

爲因到舊處尋訪不見正在煩惱幸喜在此相遇不知宅上爲何搬過了今在那里女子道奴已嫁過人了在城中小巷內吾夫坐庫務監在獄中故奴出來求救于人不匿撞着五年前舊識郎君肯到我家喫茶否那官人欣然道正要相訪兩个人一頭說一頭走先在那官人的下處前經過官人道此即小生館舍可且進去談一談那官人正要營勾着他了還心願思量下處儘好就做事那里還等得到他家裡去一邀就邀了進來關好了門兩个抱了一抱就推倒床上行其雲雨那館舍是个獨院甚是僻靜館舍中

隨目可投
兩下情行
不說耳

又無別客止是那江西官人一个住着女子見了光景便道此處無人知覺儘可偷住與郎君歡樂不必到吾家去了吾家裡有人反更不便官人道若就肯住此更便得緊了一留半年女子有時出外去去即時就來再不提着家中事也不見他想着家裡那官人相處得濃了也忘記他是有夫家的一般那官人調得有地方了思量回去因對女子道我而今同你悄地家去了可不是長久之計麼女子見說要去便流下淚來道有句話對郎君說郎君不要喫驚官人道是甚麼話女子道奴自向時別了郎君終日思念

可憐可憐父母之心誤也

懨懨成病、碁年而亡、今之此身、實非人類、以夙世緣契、幽魂未散、故此特來相從、這幾時歡娛、有限冥數已盡、要從郎君遠去、這却不能勾了、恐郎君他日有疑、不敢避嫌、特與郎君說明、但陰氣相侵已深、奴去之後、郎君腹中必當暴下、可快服平胃散、補安精神、即當痊愈、官人見說、不勝驚駭了許久、又聞得教服平胃散、問道、我曾讀夷堅志、見孫九鼎遇鬼、亦服此藥、吾思此藥皆平平、何故奏効、女子道、此藥中有蒼术、能去邪氣、你只依我言就是了、說罷涕泣不止、那官人也相對傷感、是夜同寢、極盡歡會之樂、將到天

明慟哭而別出門數步倏已不見果然別後那官人暴下不止依言贖平胃散服過纔好那官人每對人說着此事還悽然淚下可見情之所鍾雖已爲鬼猶然眷戀如此況別後之病又能留方服藥醫好真多情之鬼也而今說一个妖物也與人相好了留着些草藥不但醫好了病又弄出許多姻緣事體成就他一生夫婦更爲奇怪有憶秦娥一詞爲證

堪奇絕陰陽配合真丹結真丹結歡娛雖就精神亦竭　殷勤贈物機關洩姻緣盡處傷離別傷離別三番草藥百年歡悅

這一回書乃京師老郎傳留原名為靈狐三束草天地間之物惟狐最靈善能變幻故名狐魅北方最多宋時有無狐魅不成村之說又性極好淫其涎染着人無不迷惑故又名狐媚以比世間淫女唐時有狐媚偏能惑上之說然雖是個妖物其間原有好歹如任氏以身殉鄭蓥連貞節之事也是有的至於成就人功名度脫人災厄撮合人夫婦這樣的事往往有之莫謂妖類便無好心只要有緣遇得着　國朝天順甲申年間浙江有一个客商姓蔣專一在湖廣江西地方做生意那蔣生年紀二十多歲生得儀容俊

美、眉目動人、同伴裡頭道是他模樣可以選得過駙馬、起他混名叫做蔣駙馬、他自家也以風情自負、看世間女子、輕易也不上眼、道是必遇絕色方可與他一對、雖在江湖上走了幾年、不曾撞見一个中心滿意女子、也曾同着朋友、衏衏人家走動、兩番不過是遣興而已、公道看起來、還則是他失便宜與婦人了、一日置貨到漢陽馬口地方、下在一个店家、姓馬、叫得馬月溪店、那个馬月溪是本處馬少卿家裡的人、領着主人本錢、開着這个歇客商的大店、店中儘有幽房邃閣、可以容置上等好客、所以遠方來的斯文

人多來投他店前走去不多幾家門面就是馬少卿的家裡馬少卿有一位小姐小名叫得雲容取李青蓮雲想衣裳花想容之句果然纖穠非常世所罕有他家內樓小窗看得店前人見那小姐閒了時常登樓看望作耍一日正在臨窗之際恰被店裡蔣生看見蔣生遠望去極其美麗生平目中所未覩一步步走近前去細玩走得近了看得較真覺他沒一處生得不妙蔣生不覺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心裏妄想道如此美人得以相叙一宵也不枉了我的面龐風流却怎生能勾只管仰面窺看那小姐在樓上瞧見有

好人相逢 些子相應

不宜自謂 屑只妄想 蔣生自負 若說不着 不論汙穿 個大了

人看他把半面遮藏也窺着蔣生是个俊俏後生恰像不捨得就躲避着一般蔣生越道是樓上留盼賣弄出許多飄逸身分出來要惹他動火直等那小姐下樓去了方纔走回店中閑着房門默默躊想可惜不曾曉得丹青若曉得時描也描他一个出來次日問着店家方曉得是主人之女還未曾許配人家蔣生道他是个仕宦人家我是个商賈又是外鄉雖是未許下丈夫料不是我想得着的若只論起一雙的面龐却該做一對纔不虧了人怎生得氤氳大使做一个主便好大凡是不易得動情的人一動了情再

按納不住的蔣生自此行着思坐着想不放下懷他原賣的是絲紬綾絹女人生活之類他央店家一个小的拿了箱籠引到馬家宅裡去賣指望撞着那小姐得以飽看一回果然賣了兩次馬家家眷們你要買長我要買短多討箱籠裡東西自家翻看覷面講價那小姐雖不十分出頭露面也在人叢之中遮遮掩掩的看物事有時也眼瞟着蔣生四目相視蔣生回到下處越加禁架不定長吁短氣恨不身生雙翅飛到他閨閣中做一處晚間的春夢也不知做了多少。

伯寬家蔣然來、懷中摟抱、羅帳裡、交着股、要下千
遭、裙帶頭滋味十分妙、你貪我又愛、臨住再加饒、
　墜、夢兒裡相逢、夢兒裡就去了、
蔣生眠思夢想、日夜不置、眞所謂
　　思之思之、又從而思之、
　　思之不得、鬼神將通之、
一日晚間關了房門、正待獨自去睡、只聽得房門外
有行步之聲、輕輕將房門彈響、蔣生幸未熄燈、急忙
揿明了燈、開門出看、只見一个女子閃將入來、定睛
仔細一認、正是馬家小姐、蔣生喫了一驚、道難道又

做起夢來了、正心一想、却不是夢、燈兒明亮、儼然與美貌的小姐相對、蔣生疑假疑真、惶惑不定、小姐看見意思、先開口道、郎君不必疑怪、妾乃馬家雲容也、承郎君久垂顧盼、妾亦關情多時了、今偶乘家間空隙、用計偷出重門、不自嫌其醜陋、願伴郎君客中岑寂、郎君勿以自獻爲笑、妾之幸也、蔣生聽罷、真个如飢得食、如渴得漿、宛然劉阮入天台、下界凡夫、得遇仙子、快樂僥倖、難以言喻、忙忙關好了門、攜手共入鴛帷、急講于飛之樂、雲雨既畢、小姐分付道、妾見郎君韶秀、不能自持、致于自薦枕席、然家嚴剛厲、一知風

只恐蔣生說破耳非慮他人也

聲禍不可測、耶君此後、切不可輕至妾家門首也、不可到外邊閒步、被別人看破行徑、只管夜夜虛掩房門相待、人定之後、妾必自來、萬勿輕易漏洩、始可歡好得久長耳、蔣生道、遠鄉孤客、一見芳容、想慕欲死、雖然夢寐相遇、還道仙凡隔遠、豈知荷蒙不棄、垂盼及于鄙陋、得以共枕同衾、極盡人間之樂、小生今日、就死也瞑目了、何況金口分付、小生敢不記心、小生自此足不出戶口不輕言、只呆呆守在房中、等到夜間、候小姐光降相聚便了、天未明小姐起身、再三訂約了夜間、然後別去、蔣生自想、真如遇仙、胸中無限

閱人多矣

所謂把頭送此身來儘也

快樂只不好告訴得人小姐夜來明去蔣生守着分付果然輕易不出外一步惟恐露出形迹有負小姐之約蔣生少年固然精神健旺竭力綢繆不以爲疲當得那小姐深自知味一似能征慣戰的一般一任顛鸞倒鳳再不推辭毫無厭足蔣生倒時時有怯敗之意那小姐竟像不要睡的一夜何曾休歇蔣生心愛得緊見他如此高興道是深閨少女乍知男子之味又兩情相得所以毫不避忌儘着性子喜歡做事難得這樣真心一發快活惟恐奉承不周把个身子不放在心上拚着性命做就一下走了陽死了也罷

了。弄了多時也覺有些倦怠。面顏看看憔悴起來。正是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教君骨髓枯。

且說蔣生同伴的朋友。見蔣生時常日裏閉門昏睡。少見出外。有時略略走得出來。呵欠連天。像夜間不曾得睡一般。又不曾見他搭伴夜飲。或者中了宿醒。又不曾見他妓館留連。或者害了色病。不知為何如此。及來牽他去那裏吃酒。宿娼。未到晚。必定要回店中。並不肯少留在外邊。一更二更的。衆人多各疑心

道、這个行徑必然心下有事的光景、想是背着人做了些甚麼不明的勾當了、我們相約了、晚間候他酣靜、是必要捉破他、當夜天色剛晚、小姐已來、蔣生躲他藏好、恐怕同伴疑心、反走出來談笑一會、同喫些酒、直等大家散了、然後關上房門、進來與小姐上床、上得床時、那交歡高興、弄得你死我活、哼哼嘶嘶的聲響、也顧不得傍人聽見、又且無休無歇、外邊同伴竊聽的道蔣駙馬不知那裡私弄个婦女在房裡受用、這等久戰、站得不耐煩、一个个那話兒直竪起來、多是出外久了的人、怎生禁得、各自歸房有的硬忍

學規者鑑
為橋

卽此亦是佳談。

住了。有的放了手，竟自去睡了。次日起來，大家道：我們到蔣駙馬房前，守他看甚麼人出來。走在房外，房門虛掩，推將進去，蔣生自睡在床上，並不曾有人。衆同伴疑道：那裡去了？蔣生故意道：甚麼那裡去了？同伴道：昨夜與你弄那話兒的。蔣生道：何曾有人？同伴道：我們衆人多聽得的，怎麼混賴得？蔣生道：你們見鬼了。同伴道：我們不見鬼，只怕你着鬼了。蔣生道：我如何着鬼？同伴道：晚間與人幹那話，聲響外聞，早來不見有人，豈非是鬼？蔣生曉得他衆人夜來竊聽了，虧得小姐起身得早，去得無跡，不被他們看見，實爲

萬幸一時把說話支吾過不瞞衆兄說小生少年出外鰥曠日久晚來上床恐制不過學作交歡之聲以解慾火其實只是自家猴急的光景不是真有个人在裡面交合說着甚是惶恐衆兄不必疑心同伴道我們也多是猴急的人若果是如此有甚惶恐只不要着了甚麽邪妖便不是要事蔣生道並無此事衆兄放心同伴似信不信的也不說了只見蔣生漸漸支持不過一日疲倦似一日自家也有些覺得了同伴中有一个姓夏的名良策與蔣生最是相愛見蔣生如此心裡替他躭憂特來對他說道我與你出外

亦惜其親近

的人、但得平安、便爲大幸、今仁兄面黄肌瘦、精神恍惚、語言錯亂、及聽見晚間房中每每與人切切私語、此必有作怪蹺蹊的事、仁兄不肯與我每明言、他日定要做出事來、性命干係非同小可、可惜這般少年、葬送在他鄉外府、我輩何忍、況小弟蒙兄至愛、有甚麽勾當、便對小弟說說、斟酌而行也好、何必相瞞、小弟賭个咒、不與人說就是了、蔣生見夏良策說得懇切、只得與他實說道、兄意思真懇、小弟實有一件事、不敢瞞兄、此間主人馬少卿的小姐、與小弟有些緣分、夜夜自來歡會、兩下少年、未免情慾過度、小弟不

只是大是此亦易曉惑者不致詳也

能堅忍、以致生出疾病來、然小弟性命還是小事、若此風聲一露、那小姐性命也不可保了、再三叮囑、小弟慎口、所以小弟只不敢露、今雖對仁兄說了、仁兄萬勿漏洩、使小弟有負小姐、夏艮策大笑道、仁兄差矣、馬家是鄉宦人家、重垣峻壁、高門邃宇、豈有女子夜夜出得來、况且旅館之中、衆人雜沓、女子來來去去、雖是深夜、難道不隄防人撞見、此必非他家小姐可知了、蔣生道、馬家小姐、我曾認得的、今分明是他、再有何疑、夏艮策道、聞得此地慣有狐妖、善能變化惑人、仁兄所遇、必是此物、仁兄今當謹慎自愛、將生

那里宵信夏良策見他迷而不悟躊躇了一夜心生一計道我直教他識出踪跡來方纔宵住手只因此一計有分交

溪山妖牝難藏醜穢之形幽室香軀難發溫柔之質

用着那神仙洞裡千年草　成就了卿相門中百歲緣

且說蔣生心神惑亂那聽好言夏良策勸他不轉來務他道小弟有一句話不得兄事的兄是必依小弟所行蔣生道有何事教小弟做夏良策道小弟有件物事甚能分別邪正仁兄等那人今夜來時把來贈

他拿去若真是馬家小姐也自無妨若不是時須有認得他處這却不礙仁兄事的仁兄當以性命爲重自家留心便了蔣生道這个却使得夏良策就把一个粗蔴布袋袋着一包東西遞與蔣生蔣生收在袖中夏良策再三叮囑道切不可忘了蔣生不知何意但自家心裡也有些疑心便打點依他所言試一試看料也無礙是夜小姐到來歡會了一夜將到天明去時蔣生記得夏良策所囑便將此袋出來贈他道我有些少物事送與小姐拿去且到閨閤中慢慢自看那小姐也不問是甚麼物件見說送他的欣然拿

了就走、自出店門去了、蔣生睡到日高披衣起來、因見床面前多是些碎芝蔴粒兒、一路出去、灑到外邊、蔣生恍然大悟道、夏兒對我說、此囊中物、能別邪正、元來是一袋芝蔴、芝蔴那里是辨別得邪正的、他以粗麻布為袋、明是要他撒將出來、就此可以認他來蹤去跡、這个就是教我辨別邪正了、我而今跟着這芝蔴蹤跡尋去、好歹有个住處、便見下落、蔣生不敢與人知、只自心裡明白、逐步暗暗看地上有芝蔴處便走、眼見得不到馬家門上、明知不是他家出來的人了、紆紆曲曲、穿林過野、芝蔴不斷、一直跟尋到大

別山下、見山中有个洞口、芝麻從此進去、蔣生曉得
有些蹊蹺、擔着一把汗、望洞口走進、果見一个牝狐
身邊放着一个麻布袋兒、放倒頭在那里鼾睡、

　　幾轉翀絣欣與離、皮囊改換使人迷、
　　此時正作陽臺夢、還是爲雲爲雨時、

蔣生一見大驚、不覺喊道、來魅吾的是這个妖物呼、
那狐性極靈、雖然睡卧、甚是警醒、一聞人聲、倏把身
子變過、仍然是个人形、蔣生道、吾已識破、變來何幹、
那狐走向前來、執着蔣生手、道、郎君勿怪我、爲你看
破了行藏、也是緣分盡了、蔣生見他仍復舊形、心裏

苦苦不捨、那狐道、好教郎君得知、我在此山中修道、將有千年、專一與人配合雌雄、鍊成內丹、向見郎君韶豐、正要借取元陽、無門可入、却得郎君鍾情馬家女子、思慕真切、故爾倣做其形、特來配合、一來助君之歡、二來成我之事、今形跡已露、不可再來相陪、從此永別了、但往來已久、與君不能無情、君身爲我得病、我當爲君治療、那馬家女子、君旣心愛、我又假托其貌、與君恩寵多時、我也不能恝然、當爲君謀取、使爲君妻、以了心願、是我所以報君也、說罷、就在洞中、手摘出一般希奇的草來、束做三束、對蔣生道、將這

頭一束、煎水自洗、當使你精完氣足、壯健如故、這第二束、將去悄悄地撒在馬家門口暗處、馬家女子即時害起癩病來、然後將這第三束去煎水與他洗濯、這癩病自好、女子也歸你了、新人相好時節、莫忘我做媒的恩情也、遂把三束草一一交付蔣生、蔣生收好、那狐又分付道、慎之慎之、莫對人言、我亦從此逝矣、言畢依然化爲狐形、跳躍而去、不知所往、蔣生又驚又喜、藏了三束草、走歸店中來、叫店家燒了一鍋水、將先取下一束草煎成藥湯、是夜將來自洗一番、不然神氣開爽、精力陡健、沉睡一宵、次日將鏡一照、

那些萎黃之色一毫也無了方知仙丹靈驗謹閉其言不向人說夏良策來問昨日踪跡蔣生推道尋至水邊已住不可根究想來是个怪物我而今看破不與他往來便了夏良策見他容顏復舊便道兄心一正病色便退可見是个妖魅今不被他迷了便是好了連我們也得放心蔣生口裡稱謝却不把真心說出來只是一依狐精之言寂去幹着自己的事將着次日[illegible]來尋守到黃昏人靜後走去馬少卿門前向戶悄伏下牆角暗處各各撒放停當自回店中等待消息不多兩日紛紛傳說馬家雲容小姐生起癩瘡來

初起時不過二三處，雖然嫌憎，還不十分在心上。漸漸渾身癩發，但見：

腥臊遍體，臭味難當。玉樹亭亭，改做魚鱗皴皺；花枝嫋嫋，變成鳥鵲猬毛刺膚。不住爬搔，滿指甲霜飛雪落；痛楚時當勝啾唧，鎮朝昏抹淚揉眵。誰家女子恁般撥疹，閑道先行以爲癩。

馬家小姐，忽患癩瘡，皮癢膿腥，痛不可忍。一个絕色女子，弄成人間厭物，父母無計可施。小姐求死不得，請个外科先生來醫。付甚不值事，敷上藥去就好。依言敷治，過了一會，渾身針刺，却像剝泡皮下來一

病家情狀
醫家臣惡
一一逼真

般疼痛頃刻也熬不得只得仍舊洗掉了又有內科醫家前來處方說是內裡服藥調得血脈停當風氣開散自然痊可只是外用敷藥這叫得治標决不能除根的聽了他把煎藥日服兩三劑落得把脾胃盪壞了全無功效外科又爭說是他專門必竟要用擦洗之藥內科又說是肺經受風必竟要喫消風散毒之劑落得做病人不着挨着疼痛熬着苦水今日換方明日改藥醫生相罵了幾番你說我無功我說你沒用總歸沒帳馬少卿大張告示在外有人能醫得痊愈者贈銀百兩這些醫生看了告示只好噤[illegible]真

是孝順、即中也算做竭盡平生之力、查盡秘藏之書、再不曾見有些些小效處、小姐已是十死九生、只多得一口氣了、馬小鄉束手無策、對夫人道女兒害着不治之症、已成廢人、今出了重賞、再無人能醫得好、莫若捨了此女、待有善醫此症者、即將女兒與他爲妻、倒賠粧奩、招贅入室、我女兒頗有美名、或者有人慕此、懸出奇方來救他、也未可知、就未必門當戶對、譬如女兒害病死了、就是不死、這様一个癩人、也難嫁着人家、還是如此、庶幾有望、遂大書於門道、

小女雲容染患癩疾、一應人等能以奇方奏效者、

不論高下門戶遠近地方即以此女嫁之贅入爲
壻立此爲照
蔣生在店中已知小姐病癥出榜招醫之意心下暗
暗稱快然未見他說到婚姻上邊不敢輕易兜攬只
恐遠地客商他日便醫好了只有金帛酬謝未必肯
把女兒與他故此藏着機關靜看他家事體果然病
不得痊換過榜文有醫好招贅之說蔣生撫掌道這
番老婆到手了即去揭了門前榜文自稱能醫門公
見說不敢遲滯立時奔進通報馬少卿出來相見見
了蔣生一表非俗先自喜歡問道有何妙方可以醫

先日說出
亦是江湖
上人老頭
盧

大兆宗名

治蔣生道、小生原不、業醫、曾遇異人傳有仙草專治癩疾、手到可以病除、但小生不慕金帛、惟求不爽榜上之言、小生自當効力、馬少卿道下官止此愛女、才貌容俱備、不幸忽犯此疾、已成廢人、若得君子施展妙手、起死回生、榜上之言、豈可自食、自當以小女餘生奉侍箕帚、蔣生道、小生原籍浙江、遠隔異地、又是經商之人、不習儒業、只恐有玷門風、今日小姐病頗消減、所以捨得輕許、他日醫好復得、萬一悔却前言、小生所望、豈不付之東流、先須說得明白、馬少卿道、江浙名邦、原非異地、經商亦是善業、不是賤流、看足下

雖其縉紳乃易于失信

器體亦非以下之人何況有言在先遠近高下皆所不論只要醫得好下官忝在縉紳豈爲一病女就做爽信之事足下但請用藥萬勿他疑蔣生見說得的確就把那一束草叫煎起湯來與小姐洗澡小姐聞得藥草之香已自心中爽快到得傾下浴盆通身澡洗可煞作怪但是湯到之處疼的不疼癢的不癢透骨清涼不可名狀小姐把膿污抹盡出了浴盆身子輕鬆了一半眠在床中一夜但覺瘡痂漸落粗皮層層脫下來過了三日完全好了再復清湯浴過一番身體瑩然如玉比前日更加嫩相馬少卿大喜去問

要見前日相識時不必不問情

蔣生下處、元來就住在本家店中、郎着人請得蔣生過家中來、打掃書房與他安下、只要揀个好日就將小姐贅他、蔣生不勝之喜、已在店中把行李搬將過來、住在書房等候佳期、馬家小姐心中感激蔣生救好他病、見說就要嫁他、雖然情愿、未知生得人物如何、叫梅香探聽、元來即是曾到家裡賣過綾絹的客人、多曾認得他面龐標致的、心裡就放得下、吉日已到、馬少卿不負前言、主張成婚、兩下少年、多是美麗人物、你貪我愛、自不必說、但蔣生未成婚之先、先有狐女假扮、相處過多時、偏是他熟認得的了、一日馬

小姐說道你是別處人甚氣力到得我家裡天教我生出這个病來成就這段姻緣那个仙方是我與你的媒人誰傳與你的不可忘了蔣生笑道是有一个媒人而今也沒謝他處了小姐道你且說是那个令在何處蔣生不好說是狐精揑个謊道只為小生曾瞥見小姐芳容眠思夢想寢食俱廢心意志誠了感動一位仙女假托小姐容貌來與小生往來了多時後被小生識破他方纔說果然不是眞小姐小姐應該目下有災就把一束草教小生來救小姐說當有姻緣之分今果應其言可不是个媒人小姐道怪道

你見我就像舊識一般元來曾有人假過我的名來而今在那里去了蔣生道他是仙家一被識破就不再來了知他在那里小姐道幾乎被他壞了我名聲卻也虧他救我一命成就我兩人姻緣還算做个恩人了蔣生道他是个仙女恩與怨總不挂在心上只是我和你合該做夫妻遇得此等仙緣稱心滿意但得小生不才有屈了小姐耳小姐道夫妻之間不要如此說我是既死之人你起死回生的大恩正該終身奉侍若一安離所恨兵月此如魚似水蔣生也不思量回鄉就住在馬家終身夫妻偕老這是後話

那蔣生一班兒同伴、見說他贅在馬少卿家了、多稱不知其繇、惟有夏艮策曾見蔣生說着馬小姐的話、後來道是妖魅的假托、而今見真个做了女壻、也不明白他備細、多來與蔣生慶喜、只有艮策私下細問根繇、蔣生瞞起用藥生癩一段話、只說前日假托馬小姐的、是大別山狐精、後被夏兄粗布芝麻之計追尋蹤跡、認出真形、他贈此藥草、教小弟去醫好馬小姐、就有姻緣之分、小弟今日之事、皆狐精之力也、衆人見說、多稱奇道異、一向稱仁兄爲蔣駙馬、今仁兄在馬戶地方作客、住在馬月溪店、竟爲馬少卿家之壻、不

痴人前不可說夢

脫一个馬家可知也是天意生出這狐精來成就此一段姻緣駙馬之稱便是前讖了大家相傳以爲佳話有等痴心的就想怎生再得遇个狐精得有此奇遇妄想得一个不耐煩有詩爲證

人生自是有姻緣　得遇靈狐亦偶然
妄意洞中三束草　豈知月下赤繩牽

野史氏曰

生始覩女而極慕思女不知也狐實陰見故假女來生以色自惑而狐惑之也果慮不起天君泰然即狐何爲然以狐始而以禮終亦生厚幸浩然狐

牀猶狐媚也終於色刃矣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九終